



辨証奏

カ 1  
2259



內  
院  
2259  
卷

丁應泰參論

本國辨誣奏

月沙

樂

謹奏為奉職無狀橫被惡名席橐待命無地自容懇  
乞聖明早加刑章以謝人言仍賜諒察以雪冤痛事  
臣竊照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子雖得罪於父猶當  
盡其誠孝開陳情意固不可疑懼蔽隔自阻於慈愛  
之天臣待罪藩邦遭遇聖明過蒙生成涵育之澤有  
呼必應無顛不遂優恩異渥視同內服慰諭警飭如  
父誨子臣安敢以踈遠自外煩瀆為嫌而不盡所懷  
於君父之前乎况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情也今  
臣冤悶不啻疾痛矣臣請大聲長呼一言而死日者



貧畫主事丁應恭以築城一事構臣以不測之語臣  
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方西望雪深怵惕俟  
命繼而見本官第三疏誣捏小邦極其狼藉加臣惡  
名無所不至一則曰諭倭入犯一則曰愚弄天朝一  
則曰招倭復地一則曰交通倭賊或以為結黨楊鎬  
朋欺天子或以為劉憤求援移禍天朝嗚呼其亦慘  
矣是果人臣所不忍言所忍聞者乎臣讀之未終心  
腸墜裂跼天躋地因知所措人臣有一於此萬死猶  
有餘罪况兼之乎臣既被此名誠不可一日容息於  
覆載之間唯當早正王法以謝天下第以一死固甘  
而臣之情事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生為逆臣死為  
逆鬼窮天極地之痛無以自雪而地下之目亦不得  
瞑矣夫天高地下君臣位矣子孝臣忠人道立矣自  
有生民以來便有此道理一日而無此理則人之類  
滅矣臣雖至愚極陋受天之畀猶有性情亦知天之  
高地之下臣之當忠子之當孝人之所以為人禽獸  
之所以為禽獸其於君臣父子之道講之素矣自先  
臣數百年來恪守候度荐被皇眷嘗以禮義忠順見  
稱於天朝以至於臣雖致寇喪國墜共基業顛沛流  
離死生危急而拱北之心如水必東區：一節自謂

不愧於天下有辭於後世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  
在傍其可誣乎疏中所論言亦污口誠不欲掛之齒  
牙有所陳辨然君父之前固非妄言之地是非虛實  
此心難欺有罪無罪皇鑑在。臣請逐一條陳伏願上  
聖明哀憐垂察焉謹查日本一種在東瀛之外海道  
杳茫窟穴險遠此實天地所以區別異類也小邦不  
幸與之為隣彼以舟楫為家寇抄為事颿風飄忽往  
來無常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為  
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廢為榛莽先臣康敵王  
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未能防其竊發地絕海遠  
動靜拜息無從訶得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  
互市來歛南邊遂回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  
島之倭亦有黃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蛇  
虺為生灵計遂許以開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  
悅其心於是有館待倭奴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紬  
米壽蘭僧之還付送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回其  
求使嘗遣陪臣申叔舟往日本通諭而來蓋所以驗  
察彼中情形盛衰強弱而仍探聽賊情報聞天朝此  
固有國之所不免而亦天朝之所已知也惟其如是  
故正統癸亥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為小邦邊臣

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等送遂猷  
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  
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猷俘馘及所搶  
漢人又於嘉靖癸丑丙辰等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  
猷俘屢蒙朝廷獎賞此皆小邦為天朝竭心殫力一  
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  
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效藩屏之職者也且對  
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蔘浦釜山浦監浦等地以為互  
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報賊倭群息  
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  
定處不得違越黃緣結幕者商販潛接者事畢後故  
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邦鈴東  
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成繁滋至正德庚午三浦  
之倭作亂殺蔘浦僉使李友曾小邦遂遣將勦滅自  
後絕不許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十九年今乃謂  
小邦於萬曆二十年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  
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是誰欺者非欺天乎至於海  
東記略則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  
世係地畝遂因其本藁附以小邦館待倭奴事例作  
為一冊名為海東諸國記蓋小邦與日本群迹迥然

只是來則不拒略為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  
之後稍知其國事迹回謄出一編以為異國奇聞而  
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為陷人之奇貨摺撫流聞捏  
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尤則  
不足多辨蓋此書只回其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  
稱年號之下分註天朝年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  
為天朝建元之幾年如曰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云  
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書者添註也加一即字其  
意尤明春秋回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  
周平王幾年亦可回此而有疑於尊周之義乎況其  
國王關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來  
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  
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宗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  
皇聖朝一統萬邦普天率土拜教俱暨而獨此小醜  
敢有僭號自帝其國以抗天紀是宗臣子之同讎萬  
國之共憤况臣最近聖化涵宥殊恩服事謹奉之義  
天下所知而今欲以不經小說敢眩天聽聖鑑孔昭  
豈容誣罔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文之末何以  
揭天朝成化紀元乎此亦不待辨說而自明矣且其  
序文則申叔舟第回其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是

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眇甚矣而今欲執此為罪業回之以輕贖中國豈不寃乎況其書中所謂欺誑真偽褒詐百端溪壑之慾無窮少拂其意便發憤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稱祖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義名號慕倣中朝多有倂擬至我先臣康猷王凡有干犯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稱號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猥加尊稱相沿而不知改此宗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用大明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天使之來有迎詔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聖節有望闕之禮率皆虔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對越天威是皆祖先相傳之制而毫髮不敢怠忽者也以至閭閻下賤三尺孩童總辨一語便知天朝未解隻字先習正朔各樣文卷公私簡牘皆奉年號習為恒式此蓋常經道義撐拄宇宙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智愚而皆知者也豈敢以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憲哉况茲者

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於中國小邦事迹班班可見且兵興七年之間大小衙門及各營將領往來軍兵及買賣商賈項背相望表裡無間小邦所為纖芥難掩情意交孚萬里咫尺臣安敢以有為無自陷欺罔之誅哉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水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朝廷將耕冒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慎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革佳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至曰招倭同犯奪取遼河以東恢復舊土言之罔極至於最所冤痛者辛卯之春賊首秀吉篡君稔惡陰懷異菑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資以同逆要以假道言辞兇慘非臣子所可聞臣拒以大義斥絕其使即奏馳聞事跡昭然今不必再有煩辨逮至壬辰賊遂空國而來殘臣八路覆臣三都夷臣二墓火臣五廟蹂躪長駟悉甲以西是其射天之計固非一日而蓄謀藏兇乘時



而蔽其視小邦特是一鬻臣於是時既不能力抗兇  
鋒死守封疆而匹馬蒼黃狼狽西陲初豈有一毫蓄  
存之念哉只欲歸死於父母之疆耳古今天下寧有  
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父母之邦者哉臣雖  
無狀亦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於理近乎否乎若然  
皇上緣何數十萬兵以援犯上之屬國小邦緣何竭  
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以此以彼俱無所據是不  
過徒欲誣臣而自不覺其言之虛妄也然臣之得此  
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去抗奏保留論  
議相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以楊鎬久在小邦  
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  
將誤却恐大事斬跌他議攻間懇乞專任以畢天討  
是臣區區保無他意臣共職辜恩方俟嚴譴尚安敢  
結黨朋欺以重臣罪且贊畫東來亦膺帝命再疏三  
疏籌度何事督無按鎮殆盡一網東征將士之專意  
主戰者皆被詆斥且懼東事之幸完務壞諸人之成  
績使軍情疑沮諸將解體無復有激勵奮發之志其  
主意所在蓋可知也即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  
天下大事自此去矣臣東藩之外臣也迹不入於朝  
無毫髮之援所恃者吾君也只恐天日之照未及於

覆盆而慈母之杵或投於三至也臣既至此生不如  
死惟此一心炳然如丹雖萬被污蠱亦可以無愧於  
中第所自憐者臣守義拒賊矢死不變罹此喪敗而  
終以引賊反君受誣臣謹奉天朝一遵法制而終以  
不奉正朔受誣臣期滅讎賊義不共戴而終以交通  
倭賊受誣臣竭誠據忠開陳無隱而終以結黨朋欺  
受誣使先臣二百年事上之誠至于臣身而都喪環  
東土數千里淪為禽獸之區是臣不惟獲戾於聖明  
而又得罪於倫紀為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先為一  
家之罪人得罪於臣民為一國之罪人縱使讎賊盡  
滅疆土盡復惡名在身持此安歸伏願聖明天地父  
母曲察微臣痛迫之懇將臣所奏特下公庭另行查  
辦事果是宗並正臣罪以甫王法如係冤枉亟賜昭  
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情隘辭感言不知裁臣無任瞻天望聖痛泣哽  
塞之至為此謹具奏聞

奏至大朝大加稱獎各衙門議覆有讀奏忠肝義  
膽令人涕淚淋漓等語遠近聞者爭來瞻寫而去  
及下誣命下東徃大將官來賀宣廟皆稱文  
好文章其後本國人曾認漂到蕪杭南中士子皆  
誦此奏曰朝鮮李某文也崇禎乙亥冬至使洪命  
亨之行廣寧玉田士子亦書此奏來問公安否云



乾隆五十五年庚寅八月  
前部中司撥

十一